

黄霖  
王安

编译



日本研究《金瓶梅》论文集

王利器题



41

齐鲁书社

日本研究《金瓶梅》论文集

黄霖 王国安 编译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 252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 7—5333—0132—3

I·58 定价：4.25 元

## 前 言

《金瓶梅》是世界暴露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。它在着重剖析西门庆及其一家的同时，把那冰冷而犀利的解剖刀多层次、多角度地触向了整个社会。上至朝廷，下及奴婢，雅如士林，俗若市井，无不使之群相毕露。那个时代政治之黑暗，经济之腐败，人心之险恶，道德之沦丧，一一使人洞若观火。特别可贵的是，作者通过全局巧妙的安排，始终把聚光镜对准了“酒色财气”等人性中易于沉沦的弱点，对准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集团。它这样大胆泼辣、淋漓痛快地把上上下下、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兜底翻了出来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不但能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，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仍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。这就难怪它能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注目，日、法、德、英、意、拉丁、瑞典、芬兰、俄、匈牙利、捷、南斯拉夫、朝、越、蒙等译本竞相出现，真正用理性来研究的文章也不断问世。法国大百科全书写道：《金瓶梅》“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”。美国学人海托华（James R. Hightower）认为，它“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”。毫无疑问，《金瓶梅》这部名著是属于全世界的。

日本，是中土之外研究《金瓶梅》最早、最多的国家。据记载，早在江户时代的元禄、宝永年间（1688—1704），《金

瓶梅》已传到日本。江戸末期的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（1767—1848），即将此书改编为《新编金瓶梅》。到本世纪七十年代，其翻译、改编之作已达二十余种（参见泽田瑞穗《增修〈金瓶梅〉研究资料要览》）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逐步注意对《金瓶梅》的研究。特别是在战后，这部“桌下的读物”被彻底解放出来，真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研读和评价，显得相当活跃。他们对《金瓶梅》的研究，有思想哲理的探讨，有文学艺术的鉴赏，也有版本、作者、名物、词语等诸多问题的考索。当然，文学评论和研究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，由于各人的思想、趣味、修养等不同，日本学者各人所作的贡献是不等的，一些意见也未必是定论，但不能不承认，他们所花的心血大多是有价值的。今天，我们打开大门，放眼世界，呼吸到这些在异国的土地上散发出来的研究气息时，不能不为他们所作的努力而发出赞叹，同时，也不能不为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这样一件珍品而感到骄傲。很清楚，我们有责任介绍、研究、吸取他们研究的成果，以使我们的《金瓶梅》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！

为此，我们决心在全面整理我国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，将国外的研究成果、首先是日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介绍进来。这次，先选译近三十年来侧重于考证性、资料性的一些文章。这些文章的作者，有老一辈的汉学名家，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。我们不论资格、唯视其实，只要较有参考价值的，均于选录。排列次序，先以文章内容略分，再以时间先后为序。第一篇是小野忍先生的《〈金瓶梅〉解说》。小野忍与千田九一合译的《金瓶梅词话》是目前公认最佳的全译本。此文附于译本第一册卷末，在整理当时中日等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就《金瓶

梅》的初版、版本、素材、特点等问题，作了这一小结性的解題。接着是关于版本方面的文章。已故天理大学名誉教授鸟居久晴所作的《〈金瓶梅〉版本考》等一组文章，可谓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有关版本的著录，足资参考。原法政大学名誉教授长泽规矩也的《〈金瓶梅词话〉影印的经过》及上村幸次、饭田吉郎两先生关于毛利本、大安本的文章，侧重在介绍日本特藏的慈眼堂本、栖霞堂本的发现经过及其特点、价值。泽田瑞穗先生的《随笔〈金瓶梅〉》则论及了《金瓶梅》与通俗文学，以及它的竹坡本、满文本、传奇本、日译本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多方面的问题，自有见地。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成书年代，收了中青年学者日下翠（女）和荒木猛两位先生的文章。他们分别就“词话本”的成书年代和评改本（内阁文库藏）的出版时间作了探讨。随后是鸟居久晴先生的《〈金瓶梅词话编年稿〉备忘录》和《〈金瓶梅〉作者试探》。这些文章，第一次将《金瓶梅词话》进行编年，并在这基础上对作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可惜的是，鸟居久晴先生溘然弃世，编年只存其摘要而未见全稿问世，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。接着选译的是上野惠司、大内田三郎、寺村政男、阿部泰记诸位先生的文章。他们或从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的比较入手，或从评改本对词话本的变化着眼，或从《金瓶梅》本身的正文出发，对这部小说的语言、名物、特点等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分析，时有创见。接着的饭田吉郎先生的《〈金瓶梅〉研究小史》，则简要地介绍了中日两国于1963年以前的研究概况，条理清晰。最后，附以泽田瑞穗先生等化了多年心血编成的《增修〈金瓶梅〉研究资料要览》。这部目录提要，无疑为《金瓶梅》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。

当然，假如读者翻阅了《增修〈金瓶梅〉研究资料要览》之

后，一定会觉得我们所选的仅仅是一小部分。不错，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，这里暂且先献上一齑。更为详尽的介绍，只能待之来日吧！

最后，借此机会向帮助我们工作过的诸多中日师友表示深切的谢意。他们或热情提供资料，或校阅部分译稿，其深情厚意，将永志我们心间。王利器先生总不忘关怀晚辈末学有毫厘之进，欣然命笔题签，令人深受鼓舞。此书全稿由我们两人分头翻译，通力合作，一鼓作气地搞了出来，其间疏误，在所难免，谨请广大读者和原稿作者们多多赐教。是为序。

黄霖 王国安

1985年4月

#### 补记：

本稿结集于1985年初。由于出版一度发生了周折，并散佚了如桑山龙平的《金瓶梅饮食考》等译稿，致使未能如期出版。其时，我俩又受学校派遣，先后东渡日本，眼看辛勤的劳动难以结成果实，正在感到焦急之时，一向关心《金瓶梅》研究事业的齐鲁书社伸出了热情的手，在当前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使译著得以问世，让我国读者能见到日本对《金瓶梅》基础研究方面的概貌。在此，谨向齐鲁书社诸位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。责任编辑对译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编译者

1989年5月校讫

记于复旦大学

## 目 录

小野忍	《金瓶梅》解说····· 1
鸟居久晴	《金瓶梅》版本考·····15
	《金瓶梅》版本考订补·····55
	关于《绣像金瓶梅》·····58
	《金瓶梅》版本考再补·····68
	《金瓶梅词话》版本考补说·····80
长泽规矩也	《金瓶梅词话》影印的经过·····83
上村幸次	关于毛利本《金瓶梅词话》·····89
饭田吉郎	关于大安本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价值·····94
泽田瑞穗	随笔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101
日下翠	《金瓶梅》成书年代考·····124
荒木猛	关于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（内阁 文库藏本）的出版书肆·····130
鸟居久晴	《〈金瓶梅词话〉编年稿》备忘录·····139
	《金瓶梅》作者试探·····170
-上野惠司	从《水浒传》到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178
-大内田三郎	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204
寺村政男	《金瓶梅》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·····226
	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作者介入文——“看官 听说”考·····244

阿部泰记	论《金瓶梅词话》叙述之混乱……………262
饭田吉郎	《金瓶梅》研究小史……………291
泽田瑞穗	增修《金瓶梅》研究资料要览……………299



# 《金瓶梅》解说

小野忍

## 《金瓶梅》的初版

《金瓶梅》是万历中期——16世纪末的作品。也有是嘉靖年间作品的说法（冯沅君女士说。见收入《古剧说汇》的《〈金瓶梅词话〉中的文学史料》），但根据薄弱。

关于它的作者，现仅知笔名和出身（知道那些也是比较新近的事）。1933年，题名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一个本子在中国发现，这被认为是《金瓶梅》现存最古的版本。此后才知道，在日本的日光轮王寺“天海藏”（天海的藏书）也保存着题名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本子。可是，这一版的形状和前者不同，一般认为是另一版本。由于没有公开的缘故，还未能作充分的调查，所以详细情况不清楚。至今为止，完整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只有已发现的上述这两本，另外京都大学和其它大学藏有残页。据说实际上京大所藏的残页是发现完整版本的线索。在《金瓶梅词话》里有其它版本所没有的欣欣子的序，序中有“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”云云的说法。兰陵即今山东省峄县，笑笑生显然是笔名。根据此序，很清楚作者是山东人。在《金瓶梅词话》里，山东方言频频出现，也是佐证。我对此书中山东方言的使用程度不太了解，但使用相当频繁是中国学者一致的说法。鲁

迅就说：“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文译本序）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被发现后，在中国有人查找了兰陵的地方志，但据说也没有笑笑生这个名字。写序的欣欣子可以认为和笑笑生是同一人，但欣欣子这个笔名也不能成为查明作者真名的线索。

在近代以前的中国，由于稗史小说不是正统的文学，小说作者署以真名讳忌的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作者也应该是这样。到了近代，在中国对旧小说的文献学的研究也变得很繁盛，一些主要长篇小说作者的真名、作者的传记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弄清。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等，和过去比较，相当多的方面现在已经明白了。《金瓶梅》是与这些小说并列的一部长篇小说，但看来作者是有意深深地韬晦，至今唯有这部小说的作者还不清楚具体为何人，从而，要从作者的传记查明这部作品的著作年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只有依靠作品所反映的史实，或者关于作品的同时代人的著录。中国的史学家吴晗采用前面一种方法考证了作品的著作年代（见《读史札记·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）。据此，当起稿于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以后、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以前，脱稿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以前，至迟于万历三十四年以前。大概在从万历十年到万历三十年的二十年间完成。这样明确的推定起稿和脱稿的时期是否妥当是一个问题，但设定万历中期完成，求征于同时代人的记录，却并非毫无道理。

以下抄录同时代人的记录，追述一下这部小说从问世到出版的经过。

在明代万历年间，袁宗道（字伯修）、袁宏道（字中郎）、袁中道（字小修）三兄弟及其伙伴脱颖而出，同明初以来的传统的拟古主义对抗，追求表现个性自由，明代文学涌现出新的潮流。《金瓶梅》首先为这些文人所注意。袁小修的文集中有这样的记录：

往晤董太史思白，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：“近有一小说名《金瓶梅》，极佳。”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真州，见此书之半。

思白是画家董其昌的字，真州在今江苏仪征县，袁中郎有一段时间（万历二十六——二十七年）在那里闲居。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进士及第，随即成为吴县（苏州）知事，但数年后，辞官移居真州，与董其昌似乎是亲密的朋友。在袁中郎的尺牍中，给董思白的信有二封，据此，可以察知二人的关系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？伏枕略观，云霞满纸，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。后段在何处？抄竟当于何处倒换？幸一的示。

这封信是袁中郎在吴县时写的。其背景我不清楚，仅仅从字面判断似乎是说，写信者从董其昌那里借了《金瓶梅》抄本的一部分来读，觉得这部小说很有趣味，想调换“后段”。对《金瓶梅》给以“云霞满纸”的评语，大概指的是这部小说对于“饮食男女”的描写。不过，将它与《七发》比较的说法，究竟何意，难于理解。

此后袁中郎似乎依然对《金瓶梅》一直很感兴趣。据袁小修的文章可知，他离开吴县时带走了“这部书的一半”，将近十年后他写《觴政》（有万历三十四年的自序）时，又一次举出

这部书，将它和《水浒传》一起作为小说中的逸品推奖。由于这篇文章，《金瓶梅》的名字变得广为人知。其间的情况在沈德符的《野获编》中很详细：

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予恨未得见。丙午，遇中郎京邸，问：“曾有全帙否？”曰：“第睹数卷，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”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（苏州）。

上面提到的刘延白，就是曾以家藏的元曲抄本二百种借给《元曲选》的编者臧晋叔，对《元曲选》的完成作出贡献的人。孙楷第的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里载有他的传记。称之为“好古，赏爱书画”。可知《金瓶梅》的流传也与这样的好事家有关。

沈德符接着写道：

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；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予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求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！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篋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贗作矣。

这段记录具体地叙述了《金瓶梅》的出版经过，很有趣味。但是，说到初版的刊行也不清楚。成为问题的是所说的“未几时”。沈德符和袁小修在北京相遇大概是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。这是因为沈德符的文章中有丙午后“又三年”的说

法，又由于袁小修的进士及第是万历三十八年（据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）。不过，此后“未几时”是多久呢？一般似乎解释为几个月，认为《金瓶梅》初版的刊行在同一年（例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我认为比那时恐怕要稍后一些。在前面我引用了袁小修的《游居柿录》，是万历四十二年的记录。如果《金瓶梅》的初版出现于万历三十八年，那它就是在这四年后写的。可是，袁小修对《金瓶梅》的出版完全没有提及。在同一处提到了《水浒传》的出版，关于《金瓶梅》的却没有写。仅仅写到了钞本。

另外一点，在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中有这样的记录：

万历四十三年乙卯：（正月）五日，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《金瓶梅》小说来，大抵市译之极秽者，而锋焰远逊《水浒传》，袁中郎极口赞之，亦好奇之过。

上面的景倩是沈德符的字。据前面引用的《野获编》可知，沈德符收藏的《金瓶梅》是钞本，不是刻本。如果《金瓶梅》在万历三十八年出版过的话，关于这事似乎应该还有一句话，但却什么也没有提。这不是说明还没有出版吗？

那末，初版的刊行在什么时候呢？我认为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。其根据有关于《金瓶梅词话》的“东吴弄珠客”的序。此序在其它版本中也有，内容也似乎一样，但在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弄珠客序里，可知作于“万历丁巳”（四十五年）。“东吴弄珠客”有是冯梦龙的说法。因为东吴即是苏州，冯梦龙又对出版《金瓶梅》热心赞助，或者就是他也未可知。也许不是他，但即使不是，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妨碍。我相信这个序，认为《金瓶梅》的初版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。或者更大胆一些地推测，将《金瓶梅词话》作为《金瓶梅》的初版也未尝不可。这

个本子，是一如原样尚未整理的原稿或是它的钞本，痕迹十分清楚。有重复，有脱落，因此，有许多意思不通畅之处。在第五十三回到第五十五回间，有许多处令人揣测是“陋儒补刻”的。至少现存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和沈德符所说的《金瓶梅》初版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## 《金瓶梅》的版本

《金瓶梅》现存的版本主要有六种：

(一) 《金瓶梅词话》（北京图书馆以及日本日光轮王寺藏）

(二) 《新刻绣像金瓶梅》（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藏）

(三) 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（日本内阁文库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）

(四) 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（天理大学藏）

(五) 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（马廉（隅卿）氏旧藏。明崇祯年间刊，称为“崇祯本”）

(六) 《第一奇书》（清康熙年间张竹坡加批评刊行）

以上从（一）到（五）因为是在明代出版的，都是善本。（六）是通行本。除（四）以外，长泽规矩也都作了精密的调查。我由于翻译的必要，多少查阅了（一）、（五）到第三十三回为止（依据的是后面将提及的《世界文库》本）以及（六），此后，鸟居久靖氏参考了长泽氏和我的报告，就从（一）到（六）全作了调查，发表了详细的报告（《〈金瓶梅〉版本考》，《天理大学学报》第十八辑，1955年10月）。

因此，现在要了解《金瓶梅》的版本，查阅鸟居氏的报告

是最方便的。这六种因为版本不同，内容上有多多少少的差异，关于正文，从（二）到（六）的五种没有大的差别。刊行的次序似乎也顺着这个号码。即在这五种中，第（二）种最古老。所以，如果据长泽氏的说法，在（二）上加上评语就成了（三）。那就怪不得题名为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了，但这共有三种，表明此书曾经多次重刻，虽然不至于“家传户到”。

第（一）种，如前所述是最古的版本。而且，（一）和（二）以下的几种就象后面所说的那样，在正文方面有相当明显的差异。所以，结论是现存的《金瓶梅》的正文，有词话本系统和新刻本系统二种。一比较这二种正文，就非常清楚：前者比后者古老。假如在这两种以外，如果已经没有异本的话，那么不妨认为新刻本系统是词话本的修改本，至少不会相反。

如前所述，《金瓶梅词话》在1933年完整地发现了。然后不久它的附上崇祯本插图的影印本在北京刊行，接着又有影印本的影印本，更有三种活字本发行，现在已经为众人所知。在活字本里，郑振铎氏编辑收入《世界文库》的那种，是和崇祯本校勘并标明了两者的异同，对不能见到崇祯本的我们特别方便，但是由于战争，《世界文库》的发行中止了，遗憾的是只到第三十三回为止，没有继续出下去。

## 《金瓶梅》的特质

《金瓶梅》是将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故事的一部分敷衍而成的。武松的故事由武松打虎、武松嫂嫂潘金莲同西门庆的私情，潘金莲杀夫，武松复仇，武松判刑流放，武松在流放地的活动等等组成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借用其前半、武松遭到流

刑处置为止的部分，即一百二十回本《水浒传》的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七回。可是，由于《金瓶梅》描写武松不是目的，在这部小说里，可以说他不过是戏剧里跑龙套的角色。西门庆被作为主人公，潘金莲被作为女主人公中的一个。

地点在山东省的清河县，时间是宋徽宗统治时期，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起至靖康之变（1126年）结束。合起来共十四年，但最后的五年写得比较简略。把故事的时代说成宋代，不仅因为它是根据《水浒传》改编，而且因为通俗小说的作者不得不回避当时时代的忌讳。《金瓶梅》描写的是明朝万历年代。这一点，根据在这部小说里，出现的许多宋徽宗时代所没有的官名和制度、而其中有些正是明万历时代的，也可以知道（吴晗氏的说法。那些主要的地方加了注记）。故事分前后二段，前段写西门庆用不正当的手段蓄积财富，用贿赂踏入官场，和财富一起得到了名誉与权势而极其横暴的经过，详细地描写了这个新兴商人及其一家的日常生活；后段叙述他正在得意之极时，一个晚上，由于潘金莲给他饮用了过量的淫药而暴亡，此后一家离散的状况。全篇自然而然地成为西门家的兴亡史。《金瓶梅》的命名，取用了环绕主人公的三个女性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庞春梅的名字中的各一个字。在作品的女性中间，似乎指出这三人特别重要。

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，此外还有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，第三夫人孟玉楼，第四夫人孙雪娥，西门庆的情人女妓李桂姐、西门庆的捧场者之一应伯爵，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、管家韩道国和他的妻子王六儿等。特别是绝妙地描写出女性的各式各样的典型，分外引人注目。男性中以帮闲应伯爵的形象最为鲜明。



作者有意识地排除了传奇的因素而彻底写实，除了个别描写“饮食男女”之处外没有极端的夸张。在故事里也未必有特殊的波澜。作者大体上在西门庆的宅邸内设定舞台，始终描写在那里居住着的他的家族、仆人，以及出入其间的差役、军人、宦官、学者、商人、荐头人、算命者、医生、产婆、道士、和尚、尼姑、妓女和戏子等等人物（特别在前一段）。这部小说，在写出西门家兴亡史的同时更广泛地显示了清河县乃至中国的缩影。

明代是小说、特别是长篇小说勃兴的时代。前期产生了《三国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后期产生了《西游记》和《金瓶梅》，分别具备独特的特性，至今尚未失去生命力。《金瓶梅》的特点在于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生。这类小说尽管在《金瓶梅》以前也有，其有代表性的是见于称作“话本”的短篇小说中，但具备这种特质的长篇小说，《金瓶梅》是最初的一部。从这意义上说，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代的意义。在此后出现的《醒世姻缘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长篇小说里，《金瓶梅》的影响很浓。《儒林外史》在某种意义上可称《金瓶梅》的后裔，它的某种“儒林”的模特儿，甚至早已在《金瓶梅》中见到过了。

## 《金瓶梅》的素材

在中国，通俗小说的作者开始具备创作意识，被认为在《红楼梦》乃至《儒林外史》以后。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可以看见作者的小说论就是一个证据。那以前的通俗小说作者，以现成的作品中借用素材不用说是十分普通的（甚至让人怀疑这